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李塔

欽定四庫全書

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下

丙辰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持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為

集覽

第五倫第五複姓元和姓纂云出於齊諸

田之後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其名也長安市長安縣司市也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扶夷長扶夷縣之長也

質實

一統志云第五

倫長陵人扶夷漢之縣名屬零陵郡長沙王子義封
為扶夷侯國即此東漢省之故址在寶慶府武岡州
城東北二百四十二里會稽
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
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
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
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
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
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
駕東巡二月己卯辛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
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
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
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

駒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
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群臣
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
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
始中北郊故事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
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
周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
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惇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
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三十年群臣
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
言不如信圖
集覽 會昌符符者識記之書也會昌其
識之篤也 書之名赤劉之九赤火色漢姓劉
以火德王故尚赤赤劉猶言炎正也九世數也光武
高帝九世孫故云河洛識文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龍馬出
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

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孫奕示兒編曰河出圖洛出書論語與易大傳兩言之而已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識符命之書也當用方石再累王檢金泥謂當用玉牒書藏方石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為泥詳見郊祀志玉牒注見武帝元封元年泰山下南方泰山之陽也梁陰山北曰陰謂梁父山之北也瓚曰梁父泰山下小山也莫善於許懋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許懋諫之而止

質實

一統志云岱宗注見章帝元和二年梁父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嘗以

此山
名縣

書法

先是群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為有定見矣書譏之

發明

唐貞觀間群臣有請封禪太宗不許綱目備書于冊今此建武三十年群臣亦請封禪光

武不許綱目何為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為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書法

改元不書此何以書非常也自文帝以來改元多矣此其為非常何帝即位三十一年不

改元矣於是特改中元以是為異也故書是故文帝改後元書更世祖改中元書改皆異之也

○六月以馮魴為司空質實

馮魴南陽湖陽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集覽

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赤

草朱草也孝經援神契曰德及草木則生朱草

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書法

宣帝之篇書鳳皇甘露降集矣此其書言甘露降何疑辭也若曰郡國之言云爾是故世

祖中元之甘露書言是年桓帝永康之黃龍書言元年齊高湛之河清書言陳壬午年皆疑之之辭

也終綱目書甘露二宣帝元康二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秋蝗

書法

書蝗何為災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之不為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產芝

九莖而繼書早元封二年世祖書醴泉赤草而繼書蝗是年綱目之意微哉

○冬十月以李訢為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書法

書尊薄太后何譏也文帝之立也呂后不書太絕之於帝矣則薄太后之尊宜也何譏焉

后不書太誠絕之於文帝矣其書呂后則固未嘗絕之於高帝也於是遷主于園四時上祭可乎尊薄太后曰高皇后卑其祖也至以配食地祇益不稱矣綱目於此書曰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

后主于園又書曰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
時上祭辭繁不殺所以著其甚不可也

○十一月晦日食○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

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恠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馬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

所處帝謂諱曰吾欲以讖決之諱默然良久曰臣不
讀讖帝問其故諱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諱
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諱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
六安郡丞道病卒范曄曰桓諱以不善讖流亡鄭興
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

集覽

赤伏符注見建
武元年見事謂

常見之事註誤注見元帝建昭二年黃白之術丹竈
之事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
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升天抱朴子論僊篇曰
夫作金皆在神僊集漢淮南王安抄出以作鴻寶枕
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
名不可按之便用隻偶猶易所謂竒偶也所處猶言
方所也非經言**正誤**見事今按見當音現見在之事
識文不合經典**質實**即常見之事也所處今按處上
聲謂靈臺所**質實**六安郡名注見秦
宜處之地也

書法

書起何廉靈臺言之也建辟雍盛典也而繼有宣布圖識之書則帝之所學駁矣特書識

之書圖識始此終綱目書圖識五
是年丁亥年晉武帝孝武帝寧康三年秦齊乙丑年魏隋文帝開

皇十三年皆禁之者也
惟光武書宣布為讖辭

發明

賊莽詐稱符命篡奪漢祚公孫述自陳符命竊據蜀土皆不免敗滅此帝之所親觀者也

帝既君臨大寶踰三十載乃始宣布圖識於天下何哉且帝之中興漢業以間關百戰得之非以圖

識在已拱手而得之也彼苻堅醜類猶能禁絕識緯帝乃宣布崇尚之曾謂聖武天挺之君乃不如

夷狄敗亡之酋乎
書以讖之宜也

南單于比死弟莫立考異

南上漏句
奴二字

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絲是後遂以為常

丁巳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書法

書初何緩辭也二年書立郊社于城南矣至祠后土則如河東於是始正北郊之位蓋中

興三十有四年矣故書初議之

○二月帝崩

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

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憲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
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
宮省與百僚無別憲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尊卑秦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
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哭
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
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
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
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人主崩亡
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
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荆
集覽經理五經之義理將護將
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兵護送也白水鄉名即舂陵也屬南陽蔡陽縣按光
武本紀注舊宅在今棗陽東南宅旁二里有白水是
也當為秋霜無為檻羊正義曰秋霜有肅殺之威質
當為此也檻籠也羊在籠中受制於人可不為此質

實

白水鄉名注見
新莽地皇三年

書法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
兵則書漢宗室興復帝室至河北則特書除

莽苛政皆玄等所無也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
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
元年首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
天下畧定即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
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
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
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
能不為威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
後世人主
所難能也

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質實

陵原

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至本朝載於祀典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

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集覽**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羊傳莊四以良為議郎**集覽**年文也何休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豐卦闕其戶間其無人注闕苦賜反壯者慮輕男子三十曰壯明帝年方三十故自稱壯者輕去聲慮輕者言無遠慮也左傳**正誤**上無天子今按此曰輕則寡謀左右讀作佐佑

與公羊註
義不同
質實
高密縣名注見漢王
邦三年吳良臨淄人

燒當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武等討之考異

提要

無等字討字當
依上文作擊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
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
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
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鄧固監捕虜將
軍馬武等二將
軍四萬人討之
集覽燒當西羌種號也無弋爰劍之
後從爰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
自後以研為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時元帝朝也燒
當復豪健子孫更以為種號居河北大允谷滇良羌
豪姓名滇音顛本西夷國名或曰句就種羌也史記
漢書並作滇越國楚莊王弟莊躄為國於此漢武時

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其後因以滇為氏馬滇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先零注見宣帝元康四年時向于反允街史焯通鑑釋文曰允街邑名也屬金城郡案金城郡今蘭州是在鞏昌路允吾邑名也屬金城郡允吾音牙

質實

一統志云允吾漢初縣名為金城郡治所東漢末廢之故城在臨洮府蘭

縣西南五十二里

戊午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具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

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為有知虛廟祔而不重設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簠簋籩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

集覽 即遠而無退即乎至治其為孝也何以加諸

就也就使墓陵路遠亦須送至而無退却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只藏體魄而寬不在焉不當祭而祭之是致生之也廟者神之宅寬靈在焉當祭而不祭是致死之也記檀弓上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云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

有知也為猶行也知音智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注人生始變化而為形形之靈者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魄屬陰其中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曰魂如精神性識之類迎精而反主於廟中主神主也謂迎其精靈反歸其神主安置于廟中致隆謂致此隆禮有知知靈也虛廟祔而不重設重去聲再也言祭於陵園而不再設祭於廟也廟祔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宗祔原廟注見惠帝四年折衷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折衷簋注見文帝六年籩豆籩以竹為之口有滕綠形如豆容受四升以盛乾物豆以木為之高并口員徑一尺二寸漆赤中以盛濡物尊彛尊與樽通酒器也彛宗廟常器也與爵相似周禮六尊六彛以待祭祀賓客注獻尊飾以翡翠也獻通作犧鄭氏以獻與犧皆音素何反王肅讀為犧牲之犧象尊飾以象骨也著尊謂著地無足也著直畧反壺尊謂以壺為尊也大尊太古之瓦尊也大

音泰山尊畫山雲於上也雞彛謂刻而畫雞之形於
彛也鳥彛畫鳳凰之形尊彛畫木稼之形黃彛黃目
尊也虎彛畫虎之形雖彛畫雖之形於彛也雖猴屬
也音誅鼎俎鼎和五味之寶器俎所以薦肉也詳見
周禮鼎正誤即遠而無退今按禮記曾子弔於負夏
俎之圖主人既俎推柩而反之子游曰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俎於庭葬於墓
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註謂喪事一節遠
於一節有進而往無退而還豈可推柩而
反之乎愚謂即遠者漸就于遠也集覽誤

發明

朝陵之失胡氏既已論之矣綱目書此亦
譏之爾自是而後凡書朝陵者皆倣此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實實

高密縣名注見
漢王邦三年

元 謹曰

東海王彊卒

東海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等詣魯省疾戊寅彊薨臨終上䟽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惟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求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集覽**息政息謂子也生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集覽**息政息謂子之名供養供居用反養弋亮反追惟惟思也

書法

廢太子未有書卒者書此何善疆之能處廢也外此則惟承乾書卒然與疆霄壤矣綱目

書廢太子十二書太子廢二其書卒者二而已是年疆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承乾

秋七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彤討烏桓大破之罷緣

邊屯兵考異

此討字亦當作擊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裨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驚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

緣邊屯兵集覽

武威注見光武建武九年玄菟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好時候耿弇卒質實

好時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

登靈臺望雲物集覽

冠冕冠有邃延曰冕
注見平帝元始五年

○三月臨辟

雍行大射禮集覽

大射禮注見成
帝鴻嘉二年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
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鯁在後五
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
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緡紳之人
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
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
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
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

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䟽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胡氏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集覽**養老禮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記內則

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憲法也五帝養之為法其德行也有讀曰又三王養之又從之求善言

可施行也三老五更東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
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各用其德行
年者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顏師古曰選三公
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鄧
展曰漢直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孝經援神契
曰尊事三老父象也謂以父道事之所以示老老也
兄事五更謂以兄道事之所以示長長也宋均曰三
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
敞東漢刊誤曰天地之事之字當作人字言知天地
人三才故曰三老禮記鄭玄注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又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
者蔡邕以為更當作叟老人之稱也未詳孰是服都
行大袍服衣著也都謂都布也以綿裝衣曰紵袍襲
衣也謂以都布為大袍而紵之以綿續漢志都紵作
紵紵誤矣都布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冠進賢冠去聲
進賢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

八寸後漢改名進賢執爵而酌爵禮器也酌音涓漱也所以潔口祝哽在前哽者食留咽中也老人每食多哽故於未食前祝之使毋哽也祝又職救反下同祝饘在後饘者食窒氣不通也於已食後祝之使毋饘上自為下說句絕上謂天子也為去聲自為其下說書園橋門而觀聽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水圍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園橋門賜榮爵關內侯通鑑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榮傳袁宏漢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養終厥身養去聲供也以其俸祿養之盡其天年天下三老謂鄉縣之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太常府百官志太常卿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設几杖設施陳也几老者所馮杖老者所依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避位發難避位猶言出席發舉也難去聲舉所疑而難問也擁經而進擁持經

書而前進首山徐廣曰即雷首山在河東蒲阪縣封禪書所謂薄山也括地志云薄山一名裏山一名雷首山一名首陽山在陝州芮縣北十里此山西起雷山東至蒲阪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專門章句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其專於分章析句之學也儒林傳贊塗分流別專門並興注云說經者各自是其

正誤

母之養終厥身今按下奉上曰養如養父

聲質實

一統志云李躬梓潼人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南五里集覽以首山即首陽雷首等山為

桓榮所葬之處蓋此山在平陽府之蒲州而桓榮乃沛郡龍亢人豈有賜葬如此之遠之理哉且裏城縣有首山又去沛郡不遠愚故備考而明之觀者詳焉

書法

書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

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故
詳書之終綱目書臨學二書視學三書詣學二詳
光武建武五年書養老四是年後主景耀元年魏
主髦齊壬申年魏主宏陳癸未年周主邕而魏宴
國老庶老於華林
不與齊丙子年

發明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
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嚮明帝繼之舉

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
彬可觀書之于冊足為美稱詩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
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中山王馬就國

上以中山王馬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
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思寵尤厚

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集覽

陰郭陰氏郭氏

書法

馬者何郭后所愛子也建武末年嘗遣諸王就國矣明帝請特留之至是始遣帝之待廢

后可謂無纖介之嫌矣特書美之

帝如長安○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

式其墓是月還宮集覽

中牢注見昭質實

一統志云蕭何墓在西安

府咸陽縣北三十五里霍光墓在西安府咸陽縣茂陵平陵之間

書法

祭臣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書祭臣始此終綱目書祭臣六是年章帝元和二年祠獻

王安帝延光四年祠揚震靈帝中平六年祠陳蕃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祠魏徵肅宗至德二載祠張

庚申三年春二月太尉熹司徒訢免以郭丹為司徒虞延

為太尉質實

郭丹南陽穰縣人
虞延陳留東昏人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子烜為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
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
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
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
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
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
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
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
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
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簾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
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
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集覽

難平
平音

病平其不
平曰平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
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
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
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

集覽

椒房注見昭
帝元始四年

人馬授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質

實一統志云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集覽

天船天官書曰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

星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若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即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乙下

十六

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解救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集覽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帝

王世紀湯時八年七旱遂齋戒以己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說苑曰湯時雒川竭遂使人持六足鼎祝之山川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譏夫昌邪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澍而澍又音注說文時雨生萬物好以耳目隱陰為明七制解云喜以耳聞目見開密地發人陰私為明提曳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七制解云至見被提提紐拽即藥崧即官名掌宿衛姓

藥名崧河內人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文
也又荀子注穆穆容儀謹也皇皇自修正也

質實

鍾離意會
稽山陰人

書法

書築宮有之矣至武帝明光始書起未書大起也書大起非譏歟帝方大起北宮未幾以

鍾離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上書大起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故乙丑宮成不書綱目宮室書大者五是年後主建興五年魏大營宮室晉穆帝永和元年趙大發民治洛陽宮宋癸卯年宋大修宮室梁丙子年齊大治宮室唯明帝書罷宮室書罷者三是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敬宗寶歷二年皆美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十七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謹
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集

覽

楚莊無災以致戒懼春秋楚莊王時國無天變莊
王戒懼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余魯哀禍大天不降

謹春秋魯哀公禍大而天不降災是
天棄之也杜預曰禍大謂削弱也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
其容服以**集覽**敕行部去檐帷行下孟反去口舉反
章有德**集覽**檐蚩占反繫平聲廣韻注檐褕蔽膝
也韻會注檐褕謂帷檐以蔽前後也
今敕令巡行所部郡縣時可除去之**質實**郭賀雒陽

見周顯
王五年

大水

辛酉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
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質實 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

九年

書法

不至何美從諫也凡遊幸書不至書不果皆美也綱目遊幸書不至二是年晉武帝辛卯

年不果一唐高宗總章二年

發明

昔仲虺美成湯之德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為首稱蓋過者人所不免惟能聽人之言而

勇於亟改乃為威德之舉爾顯宗繼體至是四載去夏北宮之役鍾離意上疏即敕大匠止作今春

校獵之行東平王進諫帝覽奏即還此亦從諫弗
弗改過不吝之意也故綱目前前書大起北宮既而
罷之此書帝如河內不至而還皆所以著其
改過之美若顯宗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邈為司徒伏恭為司空

質實

范邈沛國相人
伏恭東武人

○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
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
以綠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
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
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

集覽

縣飛書縣挂
也飛書注見

桓帝延熹八年漢有舊防此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
記經解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注坊音房本

又作
防 質實 鄭衆開
封人

于寘攻莎車王賢殺之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
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
諸國兵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
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
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是歲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
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
賢賢子不居徵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弟齊
黎為莎車王

集覽

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于寘注見
武帝元狩元年媯塞國名在西域

書法

蠻夷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漢殺之也自漢以
賢都護雖復中寢而賢猶詐稱西域大被其

害於是奪于寘國于寘攻殺之以是為漢病也故書

壬戌 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據為中大夫
質實 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書法

書就國多矣未有書歸藩者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蒼也若蒼者可以為漢藩矣

故自為驃騎至卒六書之

冬十月帝如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

中南單于擊却之。○安豐侯竇融卒考異

提要此句上有十二月三

字

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勲宣皆下獄死久之詔還

集覽

六安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六

國

質實

安豐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七年內黃縣名注見唐昭宗大順三年

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集覽

王雒

山通鑑釋文曰在廬江郡雒或作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
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
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
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
宜抑而不省示
不為諂子嗤也

書法

書禁浮詞何特筆也世祖書封事不得言聖
此書禁章奏浮詞皆特筆也終綱目書得鼎
二武帝元鼎四年是年
自是無書得鼎者矣

甲子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書法

西漢之世皇后書崩不書葬書葬者必有故
也許后載傳太后藩妾至東漢始書葬不書
葬者亦必有故也世祖郭氏和帝陰氏桓帝鄧氏
靈帝宋氏皆廢獻帝何氏載后書葬自此始昭烈

以後復不書葬晉復書之宋以後不書惟路太后
以譏書隋唐復書之唐自鄭太后而後無書葬者
矣

○北單于求合市許之考異

北上漏匈奴二字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宋均為尚書令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難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

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
設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
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

集覽

耳未及言會選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閉督郵府督郵官名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馮鑑
續事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參軍
代之掌勾稽文簿舉彈善
正誤 閉督郵府內今按府
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
字當連內字為句督
郵乃督察屬縣事務者九江無事催
督故閉督郵於府內不令妄出也
質實 宋均南陽
安衆人九

江郡名注見秦
王政六年壽春

乙丑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為司徒○以吳棠為

度遼將軍

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
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
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
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
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
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栢

集覽

須卜骨都侯須卜注見平帝元始二年骨都
侯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五原曼栢五原

郡有曼栢縣案五原今勝
州連谷縣是也曼音萬
質實 耿國扶風茂陵人況
之子奔之弟五原郡

名注見武帝
元封元年

書法

建武之末北匈奴求和親以皇太子諫不許
後雖許之漢與南匈奴未隙也故永平之五

北虜入寇南單于猶擊却之於是間一歲耳北虜
求合市則忘其前言身自許焉自此疑隙遂開而

度遼營不得不置矣故謹書之

秋大水

郡國十
四大水

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考異

據分注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

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則此句上當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於鴻臚寺竊考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如西域求佛書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如晉成帝咸康元年趙聽其民事佛孝武太元六年立佛精舍於內殿後秦姚興弘始七年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後魏文成興安元年復建佛圖獻文皇興三年置僧祇佛圖戶宣武永平二年親講佛書作永明閒居寺孝明熙平元年作永

寧寺宋明帝泰始元年作湘宮寺梁武帝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三捨身於同泰寺大同三年修長干塔中大同元年講佛書於同泰寺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以道士為沙門陳武帝永定二年捨身於大莊嚴寺周靜帝大象二年復佛道二教隋文帝開皇二十年禁毀佛天尊及神像唐高祖武德九年罷沙汰僧道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歸國中宗嗣聖二年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七年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代宗永泰元年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大曆二年作章敬寺三年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憲宗元和十四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武宗會昌六年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宣宗大中元年敕復廢寺懿宗咸通三年置戒壇度僧尼十二年幸安國寺十四年遣使迎佛骨凡若此者綱目莫不悉書況漢明帝求佛書啓爨端為天下後世之禍致堂胡氏論之詳矣朱子感興詩云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蓋嫉之甚矣獨此

闕漏不書所與訥齋趙氏書云未及細看者或此類也

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集覽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如今之苦

行中華翻為近住章懷曰言受戒行堪近舊住也釋氏要覽曰優婆塞乃梵語也又謂之鄔波索迦秦言

名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
如今僧精於其道者號沙門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
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梵云沙迦憊曩又云沙門
那或云桑門唐謂之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佛
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案佛地論曰佛覺
也覺一切種智後能開覺有情如夢覺故名為佛普
曜經曰佛飛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國淨飯王宮摩
耶夫人剖右脅而生天竺注見武帝元狩元年身毒

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
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
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
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未覽前戒竦
然兢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

書法

特筆也。詔求極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於是可謂賢哉。綱目特書

復以深美之，是故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詳惠帝七年，無不有大應者。帝則國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終綱目書曰：食三百六十七，書舉士者五，求言者三而已。詳文
年 帝二

發明

詔以極言復示百官，蓋特筆也。顯宗有聽言之美，故其書法如此。

以鄭衆為軍司馬

初，鄭衆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然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

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常揚漢和親誇示隣敵令西
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
駭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
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
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帝不從
遣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
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
對羶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
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
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
與單于爭禮之狀乃**集覽**要致要平聲劫也三十六
復召衆為軍司馬國注見哀帝元壽二年西
域揚漢揚者稱說也駭議漢雜事曰群臣之書通於
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駭議駭者

執意不回猶如色之間雜也萬分離析言
多端分析為害度遠謂度遠將軍吳崇
正誤要致漢使

今按要猶邀求也萬分離析
今按萬分猶言萬分之一也

書法

一軍司馬爾何以書予節也衆
不拜單于故於是特書予之

丙寅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
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集覽

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皆銅印墨綬其中有治狀尤異者每歲各貢一

人治狀尤異政治出乎衆人之上
者與計階上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大有年集覽

大有年注見唐
太宗貞觀四年

書法

入綱目以來未之有也於是特書書大有年
始此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是年梁武帝乙酉

年唐太宗貞觀四年玄宗開元十三年皆盛時也
書有年二後唐丁亥年巳丑年書大熟一晉孝武

太元七年書大稔四梁武帝辛酉年唐高宗永徽
五年德宗貞元三年憲宗元和六年書麥稔一唐

代宗永
泰元年

發明

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目取法春秋亦
有詞同而旨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

之法為拘者要在學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
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先儒謂
舊史災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
不存春秋亦不得而附益之有如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固有務農重穀閔雨喜雨之君而皆不以有
年書者是聖人削之也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

公書有年何哉自泰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謂桓十八年惟此書有年者是未嘗有年書之以著其不能勤民務農之實宣十八年惟此書大有年者是民食大足書之以見其不道重斂于民常不足爾審此則是春秋未嘗予二公也至程頤子發明與旨則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為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歎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此義然則春秋之書有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自周威烈王至今凡幾年矣獨此始書大有雖先漢文景盛時亦闕然無之及考班范二史惟見東都是年載此故通鑑因而紀之綱目遂得揭而書之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前史備而錄

之綱目因而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臣故詳而辨之以告後之觀綱目者云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集覽四姓小侯袁宏漢紀曰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庶方小侯亦其義也

書法

特書也文治於是極盛矣終綱目一書而已

丁卯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

先是廣陵王荆復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

集覽

臣屬吏民言不

得以吏民為臣妾所部屬也唯食租如故使相漢故事王侯將相免官不署事者稱使相唯食所封之邑租賦而已鄭畋曰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儵音紬漢書作儵顏師古音式竹反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公以病將死召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國公子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

矣季子曰是將為亂乎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飲
牙牙飲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
牙實欲自弑君兵械已成親謂父母無將如字下將
而同或音子匠反非也又昭元年陳侯之弟招殺陳
世子偃師言將自是弑君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
又史記叔孫通傳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
曰將逆亂也顏師
古曰將有其意 **正誤** 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
衛之今按唯食租如故五字
句絕下文十四年楚王英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
文義同使相屬下句使字上聲相謂其國之相也

質實

廣陵國名注見
武帝元朔五年

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
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 **集覽** 雅樂注見梁
武帝天監元

年鹿鳴詩小雅篇名燕群臣嘉賓之詩也墳麓並樂器音喧池損本作墮詩何人斯篇伯氏吹墮仲氏吹荒文公集傳伯仲兄弟也墮以土燒為之大如鷲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麓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圓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

冬十二月還宮○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侯丁琳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

集覽

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也

父欲立叔齊伯夷讓之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正義曰孤竹國在平州濱東海夷齊姓點氏或曰姓

墨氏應劭曰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作智字公達夷齊謚也伯叔少長之字也地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吳札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幼曰季札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國事壽夢卒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遂棄其室而耕

正誤

伯夷今按伯夷叔齊之名字皆後人偽撰不可信也

質實

一統志云陵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三年丁緜穎川定陵人伯夷孤竹君之子也其父將死遺

命立其弟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及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殷亡耻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按孤竹國在永平府城西一十五里吳札注見成帝永始元年延陵季子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集覽

伏軾伏馮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日者猶言往日也要腹要讀為腰膂之腰質實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巳巳 十二年春哀牢內附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集覽哀牢南夷種名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居于牢山明帝

置為縣屬永昌郡其人身皆刻畫象文質實一統志
衣皆著尾即今大理國也唐時號南詔云哀牢

國名注見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縣名東漢所置屬永昌郡晉仍舊後廢之故址在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境內故牢王國東博南縣名東漢所置晉因之後改永平縣唐時南詔置勝鄉郡宋時大理因之元初廢郡立永平千戶所後復為永平縣屬永昌府至國朝改屬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修汴渠隄

初平帝時汴河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數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今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

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集覽

後儀地志陳留有浚儀縣竹書紀年云梁惠王為大溝於此郭以行

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故曰浚儀汴渠堤
鄴道元云汴出陳留浚儀縣陰溝至蒙為汴水東入
泗括地志云汴渠即葭蕩渠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
石門在滎陽山此一里過汴已東積石為堤又號金
堤漢成帝陽嘉中所作樂浪音洛郎漢武時以朝鮮
地置四郡此其一也千乘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洄
注洄逆流而上質實一統志云浚儀漢之縣名屬陳
也注謂灌浸也留郡魏晉以後皆因之東魏於
此置梁州後周改汴州隋廢陳留郡以縣屬鄭州唐
於此置汴州以開封縣省入尋復舊宋初改祥符縣
金元因之至國朝改屬開封府汴渠堤即金堤也自
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
禦河患通謂之金堤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
濱金堤即此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書法

書渠隄謹溝洫也書隄始此終綱目書修隄四
是年後主延熙十五年吳東興隄丙戌年

宋北隄甲寅

年周河隄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為司空質貫

牟融安丘人

庚午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河汴分流
復其舊跡

書法

凡書成久辭也自往年四月始修於是一年而後成用民多矣故謹書之綱目渠潭書成

三隄堰書成二漢汴渠是年唐廣運渠天寶二年周汴渠戊午年梁堆堰丙申年皆用民久者也惟

周河隄書成不書修則美其速成也甲寅年

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考異

提要無十

一月三字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
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
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
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

集覽

涇縣地志丹陽郡有涇縣今屬寧國府湯沐邑

顏師古曰謂以其邑之賦稅供湯沐之具記王制方
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
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表反浙米汁也

質實

一統志云漁陽郡名

許太后即許美人也楚王英所生母

注見秦王政三年丹陽漢之郡名治宛陵縣東漢永
和間析置宣城郡桓帝時省宣城復為丹陽郡三國

屬吳晉復置宣城郡治宛陵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豫州治宣城陳改南豫州為宣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為宣城郡唐置宣州天寶初置宣城郡乾元初復為宣州昭宗時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為宣州屬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改為寧國路屬江浙行省至本朝改為寧國府直隸京師涇縣漢初所置屬丹陽郡因涇水為名晉屬宣城郡隋屬宣州唐初置南徐州後改為歙州既而州廢縣存宋元仍舊至本朝因之屬寧國府

辛未 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為司徒○故楚王英自殺

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績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起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

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其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覺寤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

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集覽

五毒顏師古曰

項與手足俱加木也通鑑釋文曰五毒害人之草也如野葛狼毒之類朗陵縣名屬陽安郡按陽安今簡州是屬成都府漢澤地志河東有漢澤縣應劭曰縣外有漢澤也漢屋號反曲成縣名屬涿郡成或作城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者人物顏色也先是劉建辭云未嘗與忠平相識故畫建等物色以問忠平錯愕錯倉各反愕逆各反錯或作錯竦也愕通作悞相遇驚也案寒朗本傳注錯悞倉卒也錯干故反悞五故反敢悞悞或作悟亦作忤並五故反逆也錄因徒顏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

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
思慮之慮失其源矣韻會去聲有錄字注寬省也太
玄踞于狴獄三歲見錄王涯說通作慮任
城東平屬縣括地志云兗州邑今屬濟州**正誤**五毒
李賢曰四肢及身備受苦楚也或云鞭笞灼徽纏及
釋文以為毒草皆非朗陵今按此陽安屬汝南郡非
簡州也詳見第十三卷物色今按物色謂形狀也耿
建等未嘗與顏忠王平相見必不相識故以建等形
狀問忠平不能**質實**一統志云吳郡注見和帝永元
對則知其詐也元年陸績會稽吳人陸鄉縣名
未詳沿革朗陵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東漢因之晉省
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漢
澤漢之縣名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隋屬長平郡唐
初於此置澤州尋移州治端氏縣後改護澤縣為湯
城縣五代宋金元皆仍舊至本朝因之改屬澤州曲
成漢之縣名屬東萊郡後又為侯國晉改為曲城縣

隋省之故城在登州府招遠縣西五十里寒朗魯郡薛人任城漢初縣名屬山陽郡後陞為任城國晉復為縣改屬高平郡金徙濟州治此至本朝初屬濟寧府後省之故址在兗州府濟寧州東楚郡注見秦王政六年

會稽郡

發明

英已廢矣而猶書爵蓋前既書其有罪所斷已明故也

初作壽陵

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

集覽

杆水脯糒杆本作孟方言盥謂之孟脯乾

肉也糒音備乾餼也

書法

初作何緩辭也帝於是即位十四年矣故書初兩漢作陵書初三宣帝杜陵世祖壽陵明

帝壽陵皆久而後作者也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

宅考異

下文漏還宮與太初三年同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質實

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

史書幸孔子宅此其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唯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

已唐玄宗開元三年書幸疑誤

發明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職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自後世尊君太甚於是

有以孔子為陪臣而天子不當拜之者崇師重道之意殆不如此顯宗尊崇師傅夙絕前古觀其師事桓榮之禮蓋可見矣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學者亦習其句讀而不察者也至綱目修之始以詣孔子宅為文嗚呼吾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式閭表墓古帝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孰謂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扶三綱垂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故居宮室乃可以臨幸之禮加之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聖人與衆人等耳雖然此可與識者語未易與諛俗論也嗟夫

封皇子六人為王考異

皇字羨按尊立例注曰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

皇子只從文帝初例但云子某則此當書曰立子恭等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

集

覽

裁令半楚淮陽裁猶言僅也諸子之封域

質實

鉅鹿

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樂成郡名未詳沿革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常山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濟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書法

景帝六子武廟立三子皆序此其不序何成帝意也成帝意則昌為不序帝之言曰我子

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域裁半楚淮陽帝知節矣故畧之不序者所以成帝之美也綱目自漢宣帝以下至唐封子不悉書有故則書之

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疊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耿秉覽祭彤姓名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

集覽

祭彤姓名祭則界反

彤音融馬廖姓名廖音聊左傳有辛伯廖亦以聊為名者居延注見武帝元狩二年朔方注見武帝元朔二年白山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白山即太白山也匈奴呼為祁連山即此又注見武帝元朔三年祁連伊吾本匈奴中伊吾盧地明帝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唐貞觀初置伊州或名伊吾郡領縣三伊吾其一也括地志云伊州在敦煌郡北大磧之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五代史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瓜州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胡盧磧案胡盧磧漢明征匈奴屯田於伊吾盧即此地車師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南呼衍史記匈奴傳有呼衍氏索隱曰呼衍本南部之號後因以為氏蓋其貴

質實 一統志云耿東茂陵人種也常與單于婚姻

國之子顯親漢之縣名初屬天水郡東漢改屬漢陽郡後廢之故城在鞏昌府秦州東南馬廖扶風茂陵人援之子下博縣名注

見唐穆宗長慶二年好畤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河西四郡注見宣帝元康四年伊吾漢之屯名即古伊吾盧地在敦煌郡北大磧之外為西北諸胡往來要路漢明帝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所後魏置伊吾郡後為胡戎所據唐初內附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為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目唐初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至本朝初遣使入貢詔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世襲其封秦彭茂陵人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彤不見虜而還下獄免卒

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
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
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
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
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
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
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
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
屯田伊吾盧地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
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虜皆奔走
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
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
與吳棠坐逗留畏懼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
歐血死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
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
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

集覽

高闕塞注見秦王政三年高闕盧水按晉書惠帝時盧水胡反史焘釋文曰盧水胡北地胡也

天山注見武帝元朔三年祁連蒲類海晉灼曰在西域近天山按傳云在敦煌北其地有蒲類澤章懷曰

蒲類海今名婆悉海索隱曰廣志云蒲類海在蒲昌海西蒲昌海即鹽澤也又蒲類秦海注見安帝延光

二年鹽澤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宜禾都尉正義曰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縣屬涼州案輿地要覽今瓜

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絕幕注見武帝元朔六年左賢王信左賢王注見

高帝七年信其名也涿邪山匈奴中在漠北案北史魏太武帝伐柔然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即此邪

音以奢反字或作涂位特進注見成帝鴻嘉元年**質實**平城塞注見高帝七

蒲類海在外夷火州土魯番西南一名鹽澤又名婆悉海周四百里蔥嶺于闐以東之水皆注於此漢張

騫道西城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越海闡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宜禾都尉漢初所置治宜禾城晉為縣苻秦徙江漢人萬餘戶於此後魏僑置會稽郡宋省之故城在陝西行都司故瓜州西北界

書法

伊吾盧何虜要地也故特筆書之下獄書卒既出也

發明

彤之無功為左賢王信所誤爾然彤為主將偵候不明至以小山為涿邪山則何詞以逭

其責故綱目明書不見虜而還以見其所坐正在此也若夫下獄既免不書死而書卒則亦以其罪不至此特卒之爾抑揚輕重之間其不苟也如此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實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親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

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
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
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
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
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
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
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
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
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
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
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
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
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
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
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
請馬起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

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部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馬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

集覽

假司馬注見武帝天漢二年從事大將軍之屬官也從軍職參謀議鄴善王廣鄴善注見

武帝元鼎二年廣其王之名文俗吏謂郭恂也拘泥文法未脫流俗故曰文俗吏初夜猶言初更時為質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質馬軍司馬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一人雄張張主亮反心自侈大也騶馬騶姑華反淺黃色

質實

班超安陵人而黑喙者固之弟也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姪兄謝奔及姊婿韓光招姦搆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

驗奔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是月晦日食○以王敏為司徒○秋七月徙淮陽王延

為阜陵王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質實阜陵國名於楚王英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注見晉明

帝咸和元年

北匈奴大入雲中考異此誤不書寇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同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譖

藉死者千餘人由

集覽

薦食注見光武建武五年麟籍麟音吝麟車踐也藉慈

夜反蹈

質實

廉范杜陵人

書法

猾夏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曷為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

甲戌 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常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質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質

實

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北海王睦卒

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情聲色是娛犬馬

質實

北海國名注見

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司徒敏卒以鮑昱為司徒○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

集覽

汶山今成都路茂州是按方輿勝覽漢汶山郡古氐羌地秦漢時君長十數冉駹最

大依山以居疊石為室如浮圖然以梯上下貨藏于上人居其中畜園于下漢武時請臣遂以冉駹為汶

山郡唐改茂州白狼槃木白狼與槃
木皆西南夷遠國名在木牛徼外
質實 汶山郡名
注見武帝

元鼎
六年

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
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問道至疏勒
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
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
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
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
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
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
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
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集覽

北道即扶風郡
枸邑也疏勒注

見武帝元鼎二年逆遣逆謂上書猶言今上表也謂
秦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
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正誤**逆遣今按逆遣猶
於朝廷秦事自下而上曰逆言預遣班超未至
而先遣田慮故曰逆遣安帝延光二年荀淑逆曰云
云集覽註逆迎也迎先便說此義為近若以逆為上
書何不直云秦遣乎且班超已至疏勒又何暇上書
于朝而遣吏乎下又勅慮乃超戒勅之非詔勅也

夏五月百官上壽

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
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
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
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
粟有**集覽**賜民爵明帝本紀詔賜天下男爵人二級
差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前書音義曰男子

謂戶內之長也人賜爵者有罪則得賜貧者得賣與人

書法

上壽不書據免寬不書此何以書譏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譏

之終綱目書上壽二而已是年唐代宗大歷元年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

校尉考異

提要此句下有官字據後建初元年書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

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

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
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
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秦復置
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
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
集覽 昆侖塞昆侖
寵為巳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山名因以名

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以山有昆侖之體故名焉
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史記注肅
州昆侖非河源所出者夏禹本紀注金城臨羌縣有
昆侖祠敦煌廟至縣有昆侖障其河源所出也又昆
侖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請行前漢書項籍傳使司
馬欣將秦軍行前注置前而行也又終軍傳臣宜當
矢石啓前行注行下
正誤 請行前今
郎反安得後王名 按行如字 **質實** 白山注見

二十一年關寵安衆人柳中縣名
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

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

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考異

提要戊誤作已

北軍于遠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
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
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
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涕大驚會天
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
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集覽

左鹿蠡王鹿或作谷

注見昭帝始元二年右谷蠡王傳矢傳讀與附同著也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集覽

太微注見景帝後三年

○秋八月帝

崩

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閭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

集覽

藏主主謂神主也注見光武建武二

年光烈皇后陰后也更衣別室顏師古曰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也便殿寢側之別室所謂更衣也為子求郎句絕為其子求為郎官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郎官上應列宿注見桓帝延熹七年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公車注見文帝三年反支日後書潛夫論注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

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

書法

賀善贊曰未平富教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

食詔群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太子烜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質實

一統志云顯節

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冬十月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

尚書事集覽

錄尚書事錄采記也總領衆事也漢武初有領尚書事章帝時趙熹牟融並錄尚書

事尚書有錄名蓋始于此猶冢宰總已之義大臣權重者為之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

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

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考異

提要已誤

戊作

馬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

圍恭不能下關籠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
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
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
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
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
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
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
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
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
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書法

自十六年至是三年爾而邊境亦多事矣西
域之通其得失何如哉綱目備書之所以戒
也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非惡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
耳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

鑿之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竇固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辨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豈不過哉

是月晦日食○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

校尉考異

以字下當有舅字據分注馬廖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此當書舅以著外戚權勢之隆

刊本誤
漏舅字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

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
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
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
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
斛肉五十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皇恐不敢不以聞
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集覽 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
附以為騎也校者營壘之
障下全后家也
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也尉者候也顏師古曰越
騎校尉主越騎在八校尉之數友愛天至友愛其兄
弟乃天性之至極三輔衣冠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
年衣冠謂士大夫也知與不知謂無問素相知與不
相知皆
調瞻之

大旱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下